

“票证时代”的柴米油盐往事

编者按：显正街是汉阳古城的正街(即主要街道)，是武汉三镇最古老的一条街，始建年代为公元621年，至今已1400多年。这里的文化底蕴厚实，掌故传说丰富。麻建雄先生是一位在显正街生活了60多年的老汉阳人，他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显正街的过往与现状，其中关于“票证时代”的记录，颇具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，静心读来，不知不觉间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。

能买到碎米是很令人高兴的事

以1955年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，中国老百姓就进入了漫长的“票证时代”。票证五花八门，其中，户口本和“居民购粮证”，是城镇每个家庭最重要的证件。那年月，城镇居民大部分工资收入都用于一日三餐、柴米油盐，大部分时间是忙填饱肚子。

买米是头等大事。母亲告诉过我，她每月一“关饷”(发工资)就要到粮店把一个月的米买好，家里有粮心中不慌。粮食定量供应，凭每家的“购粮证”和粮票购买。我总拎着米袋随父母在西门口的粮店(也称汉阳第四门市部)买米。

先在一个高高的木柜台上买米牌，再到称米处。营业员用一把半圆柱长铲，把米铲到一个绿色铁漏斗状的容器内过秤。米称好后从下面一个斜接口放出。买米的人用双手抓住米袋口，等米卸完，取根短麻绳捆好米袋口即可背走。

很长一段时间米价是1角2分半一斤，也有1角0分8厘一斤的(俗称108的米)。我一人去买时，母亲就

会嘱咐一句：“买1角2分半的啊！”街坊高伯伯在粮店做事，有时碎米到了，就会告诉邻居们一声，“黄婆婆，碎米到了！”“汪大爷，碎米到了！”碎米都是陈年的半头大米粒，一斤粮票可买两斤，当时每家粮食都不够，为了吃饱点，能买到碎米是件很高兴的事。

买煤是用“购煤证”，每家定量也要煤票。煤店有时选陶家巷，有时到东门，有时又选钟家村永丰堤那边家。因为煤店做煤时要掺一些黄泥巴，掺多了煤就不好烧。有时街坊的伢(小孩)们刚结伴准备到陶家巷买煤，家长追到门口说：“李伯伯说到东门去买。”街坊李伯伯内行，到哪买煤大家都听他的。

煤店都是店场一体，实际没见什么店堂和柜台，就是门口一个卖票的，直接到机器边装箱。先只有生产煤球的机器，街上人称“炭圆”(煤球)，也把煤店称为“炭圆铺”。后来发明了蜂窝煤，就两种机器同时生产。还生产一种大“炭圆”，是供机关团体食堂大炉子用的。制作也简单，在一块宽敞点的场地把煤和好，切成方书本那么大，再用手搓成圆形晾干，也有放在一个很大的筒箕中揉滚成圆形后晾干。

我家里习惯是一次把一个月的煤买完，请送煤工人用三轮车送到家。一般买后，排排队就可送煤了。我们帮助送煤工推着三轮车，把煤推到家门口。送煤工把一箱箱的煤搬到我家放煤处，由我们自己码，他过两天再来收木箱。码蜂窝煤还是有点讲究，地面上用砖头垫一排木板，可防水、通风。一叠蜂窝煤之间要留点空隙，一排之间要

错开码，也是为了稳定、通风。

半夜排队买“尖板眼”菜

买菜，街坊伢们也是统一行动。平时菜是大人买，要想买“尖板眼”(指与众不同的稀罕物)菜或煨汤的藕时就要靠小伢了。

半夜两三点钟左右，伢们就开始相互叫醒，声音也不敢太大。人到齐后，就拎着篮子、笕箕，一溜小跑到显正街菜场站队。抢头队是个目标，抢头队就可挑到好藕，买到藕就可煨一钵子(汤罐)藕汤。

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去熬夜，特别是凌晨四五点钟，容易“参瞌睡”(打瞌睡)。大家就边站队边玩开了，随身带几张洋画、撒撒(卡片牌)拿出来就开打了。有时天太冷，伢们便挤在一块玩“挤油干”“拱插子”，也到菜场守夜值班的师傅处“搭讪边”(沾光)烤烤火，怎么也要熬到6点半开秤。

菜场的营业员们，都穿着蓝灰色的大围兜，提着杆秤，抱着装钱的木盒，有时还揉着眼睛，打着哈欠陆续进来。伢们知道要开秤了，一手提起篮子，一手把钱拽得紧紧的，一个贴一个排好队。

开秤的时候，各家大人会来接应一下，如煨汤还要买排骨、脊骨筒子骨或膀，这些也需排队，每天就那多，卖完得第二天再来。肉案子就在旁边，一刀刀肉用大铁钩高高挂在一根粗木杆上。

“把您家的这刀肉割一点，把您的猪肝割一点，把您家的膀拿一只。”顾客开口了。

营业员割好肉、猪肝，拿好磅收了钱后“一把连”(一起)往顾客篮子里一放，也要紧不慢“不让档”(不掉价)地回应：“这是您家的肉，这是您家的肝，这是您家的膀。”那年代日子过得的确不太宽松，菜买完收场子，也总见一些人把残菜叶子拾起，说是喂鸡子鸭子，有些好点的自己也留着吃了。

打油，要到西大街副食店，那是周边最大的副食品商店。也是凭票供应，每人一月半斤。

家里的油瓶子是反复用的，大多数是留下的废酒瓶和汽水瓶。酱油、醋和散酒也是这样打。哪个屋里的能打上酱油了，是长大了的一个标志。大人就会自豪地说：“我屋里能打上酱油了。”所以打油、打酱油是伢们“带常”(经常)做的事。

街坊四毛有次打油不小心，把半瓶油摔碎在街上，赶紧拾起半截瓶底子，用大一点的碎瓶玻璃把油一点点刮进半截瓶底，手被碎玻璃扎得血直流，血一同刮进那剩油中。四毛生怕油流失掉了，注意力在油上，那流血的手却被忽略了，可见那个年代油的甘贵。

来之不易的排骨藕汤

刚参加工作那年，快过年了，公司的马师傅约我去乡里(乡下、农村)买藕，年前菜场的藕就开始按户定量计划供应了，哪还有藕卖?我借了辆自行车，拿个大麻袋和绳子随他前行。穿十里铺，过三眼桥，从老汉沙公路右拐，走了很长一段田埂子路，到蔡甸境内一块藕塘。挖藕的农民悄悄给我们的麻袋装满藕，把麻袋装满为止。我知道了农民挖的藕是由生产队统一收的，市蔬菜公司向生产队采购，分到各区蔬菜公司，又分到各菜场。那年头，农民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是不能自己卖的，所以他们有时在交生产队前偷偷卖点。不!应该是有我们这些偷偷的买主，农民才有卖的对象，都是供不应求惹的祸。

藕买到了，运回家是个难事，沿路口都有当地生产队和市蔬菜公司的检查站(岗)。不过，藕用麻袋包裹得严严实实，还是可以“打马虎眼”(不说出真相)混过检查站的。我们绕过十里铺那个大检查站，从郭茨口弯到汉水边，当时江汉二桥(现改称知音桥)正在施工，郭茨口到处是工地，我们推着自行车艰难颠簸前行，然后穿过汉水铁桥，从江汉一桥上来钟家村。

马师傅还讲到，三年困难时期也是这样，不能买农民的东西，那是破坏统购统销政策犯错误的事。公司一位李师傅住东门河，从湖南人的船上买了两个白萝卜，一大早提前上班悄悄塞到他和另一位要好的同事手中，他们把李师傅两个萝卜的恩情记了一生，总说李师傅“够味”(够意思)。我把买回的藕也送点最要好的伙伴，只感到是参加工作了，要为家里和朋友做点事。

当时，弟弟建伟正下放在监利农村。一年挣的全部工分，换来共10斤猪肉、排骨及两条鱼和三斤糍粑，过年前搭厂里货车背回家。

藕和排骨各经历这么一段苦涩的旅行，同到挑子里，让我们家过年桌上有了一碗热腾腾的藕汤。

据《显正街记忆》麻建雄/文

首个出舱活动的宇航员差点回不来

1965年3月18日，苏联宇航局发射了“上升2号”宇宙飞船。“上升2号”的宇航员有2人，其中拥有丰富战斗机驾驶经验的40岁宇航员巴威尔·别列亚耶夫担任指令长，而31岁的宇航员阿列克谢·列昂诺夫则承担了人类首次太空出舱的任务。

在地球同步轨道之上，列昂诺夫拴着近5米长的安全绳离开宇宙飞船，到太空环境中进行了12分零9秒的舱外活动，他也由此成为首个完成出舱活动的人类。但在返回“上升2号”的过程中，列昂诺夫一度因为宇航服的膨胀而被卡在了气闸舱舱口之外。面对突发的状况，列昂诺

夫冷静地多次排放掉宇航服内的气体后，才保证自己最终顺利回到太空舱内。

但“上升2号”的坏运气并未就此结束。降落过程中，太空舱内的氧气压力和温度因故开始升高，两名宇航员进入昏迷状态。昏迷过程中，可能是他们中的一个触碰了补充空气的开关，才使舱内环境开始恢复正常。然而飞船的导航系统也出现故障，飞船降落在距离预定地点3200千米的西伯利亚森林中，经历了两天饥寒交迫的等待后，二人步行到9千米外的临时机场，才最终获救。

据《国家人文历史》赵恺/文

